大智度論/卷09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大智度論

◀上一卷

卷099

下一卷▶

大智度論釋曇無竭品第八十九(卷第九十九)

龍樹菩薩造

後秦龜茲國三藏鳩摩羅什譯

【經】

「爾時，曇無竭菩薩摩訶薩語薩陀波崙菩薩言：『善男子！諸佛無所從來，去亦無所至。何以故？諸法如不動相，諸法如即是佛。善男子！無生法無來無去，無生法即是佛；無滅法無來無去，無滅法即是佛；實際法無來無去，實際法即是佛；空無來無去，空即是佛。善男子！無染無來無去，無染即是佛；寂滅無來無去，寂滅即是佛；虛空性無來無去，虛空性即是佛。善男子！離是諸法更無佛；諸佛如、諸法如，一如無分別。善男子！是如常一，無二、無三，出諸數法，無所有故。譬如春末月，日中熱時，有人見焰動，逐之求水望得。於汝意云何？是水從何池、何山、何泉來？今何所去？若入東海、西海、南海、北海耶？』

「薩陀波崙言：『大師！焰中尚無水，云何當有來處、去處？』

「曇無竭菩薩語薩陀波崙菩薩言：『善男子！愚夫無智，為熱渴所逼，見焰動，無水生水想。善男子！若有人分別諸佛有來有去，當知是人皆是愚夫。何以故？善男子！諸佛不可以色身見，諸佛法身無來無去，諸佛來處、去處亦如是。善男子！譬如幻師幻作種種，若象、若馬、若牛、若羊、若男、若女，如是等種種諸物。於汝意云何？是幻事從何處來？去至何所？』

「薩陀波崙菩薩言：『大師！幻事無實，云何當有來去處？』

「『善男子！是人分別佛有來有去亦如是。

「『善男子！譬如夢中見若象、若馬、若牛、若羊、若男、若女。於汝意云何？夢中所見，有來處、有去處不？』

「薩陀波崙言：『大師！是夢中所見虛妄，云何當有來去？』

「『善男子！是人分別佛有來有去亦如是。善男子！佛說諸法如夢。若有眾生不知是諸法義，以名字色身著佛，是人分別諸佛有來有去，不知諸法實際相故，皆是愚夫無智之數。是人數數往來五道，遠離般若波羅蜜，遠離諸佛法。善男子！佛說諸法如幻、如夢。若有眾生如實知，是人不分別諸法若來若去、若生若滅；若不分別諸法若來若去、若生若滅，則能知佛所說諸法實相。是人行般若波羅蜜，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名為真佛弟子，不虛妄食人信施，是人應受供養，為世間福田。

「『善男子！譬如大海水中諸寶，不從東方來，不從南方、西方、北方、四維、上下來，眾生善根因緣故，海生此寶。此寶亦不無因緣而生，是寶皆從因緣和合生，是寶若滅亦不去至十方。諸緣合故有，諸緣離故滅。善男子！諸佛身亦如是，從本業因緣果報生，生不從十方來，滅時亦不去至十方；但諸緣合故有，諸緣離故滅。

「『善男子！譬如箜篌聲，出時無來處，滅時無去處。眾緣和合故生——有槽、有頸、有皮、有絃、有柱、有棍，有人以手鼓之，眾緣和合而有聲；是聲亦不從槽出，不從頸出，不從皮出，不從絃出，不從柱出，不從棍出，亦不從人手出，眾緣和合爾乃有聲。是因緣離時，亦無去處。善男子！諸佛身亦如是，從無量功德因緣生，不從一因一緣一

功德生，亦不無因緣有，眾緣和合故有。諸佛身不獨從一事成，來無所從、去無所至。

「『善男子！應當如是知諸佛來相去相。善男子！亦當知一切法無來去相。汝若知諸佛及諸法無來無去、無生無滅相，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亦能行般若波羅蜜及方便力。』

「爾時，釋提桓因以天曼陀羅花與薩陀波崙菩薩摩訶薩，作是言：『善男子！以是花供養曇無竭菩薩摩訶薩，我當守護供養汝。所以者何？汝因緣力故，今日饒益百千萬億眾生，使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善男子！如是善人，甚為難遇！為饒益一切眾生故，無量阿僧祇劫受諸勤苦。』

「薩陀波崙菩薩摩訶薩受釋提桓因曼陀羅花，散曇無竭菩薩上，白言：『大師！我從今日以身屬師，供給供養。』如是三白已，合手師前立。

「是時，長者女及五百侍女白薩陀波崙菩薩言：『我等從今日亦以身屬師。我等以是善根因緣故，當得如是法，亦如師所得；共師世世供養諸佛，世世常供養師。』

「是時，薩陀波崙菩薩語長者女及五百女人：『若汝等以誠心屬我者，我當受汝。』

「諸女言：『我等以誠心屬師，當隨師教。』

「是時，薩陀波崙菩薩及五百女人，并諸莊嚴寶物上妙供具及五百乘七寶車，奉上曇無竭菩薩，白言：『大師！我持是五百女人奉給大師，是五百乘車隨師所用。』

「爾時，釋提桓因讚薩陀波崙菩薩言：『善哉！善哉！善男子！菩薩摩訶薩捨一切所有，應如是如是布施，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作如是供養說法人，必得聞般若波羅蜜及方便力。過去諸佛本行菩薩道時，亦如是住布施中，得聞般若波羅蜜及方便力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』

「爾時，曇無竭菩薩欲令薩陀波崙菩薩善根具足故，受五百乘車、長者女及五百侍女；受已，還與薩陀波崙菩薩。

「是時，曇無竭菩薩說法，日沒，起，入宮中。薩陀波崙菩薩摩訶薩作是念：『我為法

故來，不應坐、臥，當以二事：若行、若立，以待法師從宮中出說法。』

「爾時，曇無竭菩薩七歲一心入無量阿僧祇菩薩三昧，及行般若波羅蜜、方便力。薩陀波崙菩薩七歲經行、住立，不坐、不臥，無有睡眠，無欲、恚、惱，心不著味；但念：『曇無竭菩薩摩訶薩何時當從三昧起，出而說法？』薩陀波崙菩薩過七歲已，作是念：『我當為曇無竭菩薩摩訶薩敷說法座，曇無竭菩薩摩訶薩當坐上說法。我當灑地清淨，散種種華，莊嚴是處，為曇無竭菩薩摩訶薩當說般若波羅蜜及方便力故。』是時，薩陀波崙菩薩與長者女及五百侍女為曇無竭菩薩摩訶薩敷七寶床，五百女人各脫上衣以敷座上，作是念：『曇無竭菩薩摩訶薩當坐此座上，說般若波羅蜜及方便力。』

「薩陀波崙菩薩敷座已，求水灑地而不能得。所以者何？惡魔隱蔽，令水不現。魔作是念：『薩陀波崙菩薩求水不得，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行乃至生一念劣心、異心，則善根不增、智慧不照，於一切智而有稽留。』

「爾時，薩陀波崙菩薩作是念：『我當自刺其身，以血灑地，令無塵土來坋大師。我何用此身！此身必當破壞。我從無始生死已來數數喪身，未曾為法。』即以利刀自刺，出血灑地。薩陀波崙菩薩及長者女并五百侍女皆無異心，惡魔亦不能得便。

「是時釋提桓因作是念：『未曾有也！薩陀波崙菩薩愛法乃爾，以刀自刺出血灑地！薩陀波崙及眾女人心不動轉，惡魔波旬不能壞其善根。其心堅固，發大莊嚴，不惜身命，以深心欲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當度一切眾生無量生死苦。』釋提桓因讚薩陀波崙菩薩言：『善哉！善哉！善男子！汝精進力大，堅固難動，不可思議！汝愛法、求法，最為無上！善男子！過去諸佛亦如是，以深心愛法、惜法、重法，集諸功德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』

「薩陀波崙菩薩作是念：『我為曇無竭菩薩摩訶薩敷法座，掃灑清淨已訖，當於何處得好名華莊嚴此地？若曇無竭菩薩摩訶薩法座上坐說法時，亦當散華供養。』

「釋提桓因知薩陀波崙菩薩心所念，即以三千石天曼陀羅華與薩陀波崙。薩陀波崙受華，以半散地，留半待曇無竭菩薩摩訶薩坐法座上說法時當供養。

「爾時，曇無竭菩薩摩訶薩過七歲已，從諸三昧起，為說般若波羅蜜故，與無量百千萬眾恭敬圍遶，往法座上坐。

「薩陀波崙菩薩摩訶薩見曇無竭菩薩摩訶薩時，心淨悅樂，譬如比丘入第三禪。」

【論】

釋曰：

薩陀波崙菩薩雖知諸法空無來去相，未能深入，亦不能解種種法門；於諸佛身恭敬深重故，不能觀空。如大海水波，其力雖大，到須彌山邊則退而無用；薩陀波崙亦如是，雖有大空智力，到佛所則亦無用。是故曇無竭菩薩今為說：「諸佛無所從來、去亦無所至。」

此中曇無竭自說因緣，所謂：「諸法如不動相，諸法如即是佛。」

問曰：

何等是諸法如？

答曰：

諸法實相，所謂性空、無所得、空等諸法門。

問曰：

摩訶般若波羅蜜於佛法大乘六波羅蜜中第一法，若無佛，則無說般若者。三十二相、八十隨形好、十力、四無所畏等色、無色法等淨妙五眾和合，是故名為佛。如五指和合名為拳，不得言無拳；名字既異，形亦異，力用亦異，不得言無拳，是故知有佛。

答曰：

不然！佛法中有二諦：世諦、第一義諦。世諦故言「佛說般若波羅蜜」，第一義故說「諸佛空，無來無去」。

如汝說：「清淨五眾和合故名為佛。」若和合故有，是即為無。如經中佛自說因緣：「五眾非佛，離五眾亦無佛，五眾不在佛中，佛不在五眾中，佛非五眾有。」

何以故？五眾是五、佛是一，一不作五、五不作一。又五眾無自性故，虛誑不實；佛自說：「一切無誑法中，我最第一。」是故五眾不即是佛。

復次，若五眾即是佛，諸有五眾者皆應是佛。

問曰：

以是難故，我先說：「第一清淨五眾、三十二相等名為佛。」

答曰：

三十二相等，菩薩時亦有，何以不名為佛？

問曰：

爾時雖有相好莊嚴身，而無一切種智；若一切種智在第一妙色身中，是即名為佛。

答曰：

「一切種智」，般若中說是寂滅相、無戲論；若得是法，則名無所得，無所得故名為佛，佛即是空。如是等因緣故，五眾不得即是佛。

離是五眾亦無佛。所以者何？離是五眾，更無餘法可說；如離五指更無拳法可說。

問曰：

何以故無拳法？形亦異，力用亦異；若但是指者，不應異。因五指合故拳法生，是拳法雖無常生滅，不得言無。

答曰：

是拳法若定有，除五指應更有拳可見，亦不須因五指。

如是等因緣，離五指更無有拳；佛亦如是，離五眾則無有佛。

佛不在五眾中，五眾不在佛中。何以故？異不可得故。若五眾異佛者，佛應在五眾中，但是事不然。

佛亦不在五眾。所以者何？離五眾無佛，離佛亦無五眾。譬如比丘有三衣鉢故，可得言有；但佛與五眾不得別異，是故不得言佛有五眾。

如是五種求佛不可得故，當知無佛；佛無故無來無去。

問曰：

若無佛，即是邪見，云何菩薩發心求作佛？

答曰：

此中言「無佛」，破著佛想，不言「取無佛想」。若有佛尚不令取，何況取無佛邪見！

又佛常寂滅、無戲論相；若人分別、戲論常寂滅事，是人亦墮邪見。離是有、無二邊，處中道，即是諸法實相。諸法實相即是佛。何以故？得是諸法實相，名為得佛。

復次，色等法如相即是佛，色等法性空是如相，諸佛如亦性空；以是故，不來不去。不生、不滅、法性、實際、空、無染、寂滅、虛空性亦如無來無去。如，乃至虛空性如、佛如，是如一，無二、無三等別異。

此中自說因緣：「何以故？出諸數法，無所有故。」

如等法是實，是中無有憶想分別。取相故有名字，名字中有數。

此中自說因緣：「空、非實，無所有故。」

問曰：

若是法無所有，云何可見、可聞、有苦有樂、有縛有脫等分別諸異？

答曰：

此中曇無竭自種種分別譬喻說，所謂如春末月見焰，乃至是人不分別諸法若來若去。如焰等中雖無實事，亦能誑人自生苦樂事；諸法亦如是，雖空、無所有，亦能令人得苦、樂、憂、喜事。夢等法亦如是。

復次，佛有二種身：一者、法身，二者、色身。法身是真佛，色身為世諦故有。

佛法身相：上種種因緣說諸法實相，是諸法實相亦無來無去，是故說「諸佛無所從來，去亦無所至」。若人得諸佛法身相，是名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未得一切智故名為近，以相似故。般若波羅蜜名諸法實相；若能如是行，是為行般若波羅蜜真佛弟子。真佛弟子者，得諸法實相名為佛；得諸法實相差別故，有須陀洹乃至辟支佛、大菩薩；須陀洹等乃至大菩薩，是名真佛弟子。

不虛妄食人信施者，布施畜生，雖得百倍果報，而此福有盡有量，不能度眾生生死故，名為「虛食」。須陀洹等乃至佛，諸賢聖受人信施；此福果報，乃至涅槃無盡無量，是故說不虛妄食人信施。

是人應受一切眾生供養：若須陀洹應受一切凡夫人供養，斯陀含應受凡夫人乃至須陀洹供養，阿那含應受凡夫人及須陀洹、斯陀含供養，阿羅漢應受凡夫人、須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供養，辟支佛應受凡夫人及須陀洹乃至阿羅漢供養，近成佛大菩薩應受凡夫人及聲聞、辟支佛供養。為世間福田者，如植種良田，成收必多；持戒、禪定、智慧福田，眾生植福，獲果無量。

上說「諸佛無來無去」，薩陀波崙及諸聽者意謂「諸佛尚無，諸法亦應皆滅」，則墮斷滅！是故今說因緣法譬喻。

曇無竭示薩陀波崙：「如汝所著，意謂實有者無；為度眾生故，從因緣和合則有像現。」

欲證明此事故說譬喻：「如大海中生寶，不從十方來，滅亦無所去；亦不無因緣而生，以四天下眾生福德因緣故，海生此寶。若劫盡滅時，亦無去處；譬如燈滅，焰無所至。佛身亦爾，從初發心所種善根功德，皆是佛身相好因緣；佛身亦不自在，皆屬本因緣業果報故生；是因緣雖久住，性是有為法故，必歸無常，散壞則無身。」

譬如善射之人，仰射虛空，箭去雖遠，必當墮地；諸佛身亦如是，雖相好光明、福德成就、名稱無量、度人無限，亦歸磨滅。

問曰：

若眾生福德因緣故海生珍寶，何以不近眾生處生，而乃在大海難得之處？

答曰：

海中亦有眾生，龍、阿修羅等用是寶。

復次，若寶生人中濁世，貪者覆藏，不令人得。若好世時，珍寶自生人間，無有惜者；如彌勒佛時，珍寶如瓦礫。以懈怠懶惰人惜身，強作願求樂，是故寶在大海不能得；若大心，不惜身命勤求者乃得。大海水喻十方六道國土，諸珍寶即是諸佛。如珍寶為一切眾生故生，而懈怠懶惰者所不能得；諸佛亦如是，雖為眾生故出世，懈怠、小心、貪身著我者不得度。所以者何？諸法皆從眾緣和合生，眾生有二因緣故得度：一者、內有正見，二者、外有善說法者。諸佛雖善說法，眾生內正見不具故，不能盡度。如寶物雖為眾生出，而有貧窮眾生；諸佛亦如是，雖為眾生出，而眾生內正見少故，亦不得度。

復有箜篌譬喻：有槽、有頸、有皮、有絃、有棍，有人以手鼓之，眾緣和合而有聲；如聲亦不在眾緣中，離眾緣亦無聲，以因緣和合故有聲可聞。諸佛身亦如是，六波羅蜜及方便力，眾因緣和合邊生；佛身不在六波羅蜜等法中，亦不離六波羅蜜等法。

如聲不以一因緣，亦非無因緣；佛身亦如是，不從無因緣，亦不從少因緣，諸善法因緣具足故，生諸佛身。如鏡中像，眾因緣和合故有，眾緣離故無；諸佛亦如是，有諸因緣故出現，諸因緣散故滅。

「善男子！應如是觀諸佛來去相，一切諸法相亦應如是知。」

曇無竭語薩陀波崙：「善男子！汝能知諸法相不來不去，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退轉，亦必能行般若波羅蜜及方便力。何以故？一切法無障礙故。」

問曰：

釋提桓因何以化作文陀羅華與薩陀波崙？

答曰：

釋提桓因愛樂佛道故，常供養諸菩薩。

復次，釋提桓因欲攝眾生令入佛道故，現天王身，以華與薩陀波崙。薩陀波崙一心求佛道故，諸天來供養；眾生見者，皆亦發心。釋提桓因為引導眾生故，供養薩陀波崙。

有人言：「釋提桓因深愛敬薩陀波崙，上品來試已，令身體平復，今復以華與之。釋提桓因力能與一切人華，以眾生無福力故，設當與者，華即變壞；薩陀波崙福德成就故，得必不變，是故與；若一切菩薩供養師時不盡與。」

應守護供養者，先已說因緣，所謂割肉出血，試以成親舊故守護。復次，釋提桓因此中自說因緣，所謂：「汝因緣力故，饒益百千等眾生。」

薩陀波崙取華，如其意，供養曇無竭。

薩陀波崙初聞師名，後眼見聞法斷疑故，以身供養。長者女等亦効薩陀波崙，以身施薩陀波崙。

問曰：

薩陀波崙以身供養曇無竭，曇無竭福田大，女何以不以身供養，而與薩陀波崙？

答曰：

女人智短著多故，不用捨本師而供養他。又以女身罪穢，心雖清白，為外有譏謗故。

問曰：

長者女初捨父母，已屬薩陀波崙，今何以復以身施？

答曰：

初捨父母，共薩陀波崙詣曇無竭，為法故供養，亦不自以身施，父母亦不以施薩陀波崙；今見薩陀波崙問甚深義，曇無竭為解說，釋提桓因歡喜供養，是故發歡喜心，以身供養，以自在心故。

又一切女身無所繫屬，則受惡名。女人之禮，幼則從父母，少則從夫，老則從子。是長者女等，雖道路共來，不得久無所屬，是故自以身施，而作是願：「如師所得，我等亦當得之。」

爾時，薩陀波崙欲以此女供養曇無竭，慮其嫌恨故問：「汝等實以誠心供養，我當受汝。」

誠心者，不自用心，隨所處分，如無心物。

諸女人等言：「實以誠心。」

即時，薩陀波崙以長者女并諸侍女及五百乘車，奉上曇無竭。

薩陀波崙欲除世人常疑，謂其欺誑長者，將諸女來，是故盡以布施，明已無著。

復次，薩陀波崙如空中聲，所聞得解歡喜，如世人所貴內外物盡以供養，欲深入檀波羅蜜門故。

釋提桓因知薩陀波崙愛貪等煩惱未盡，而能盡捨內外布施，無復遺餘，故讚言：「善哉！」以過去佛為喻：行難事故，得難得果報，所謂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。

問曰：

若曇無竭欲令薩陀波崙善根具足故受——善根者，所謂具足檀波羅蜜——何以故還與薩陀波崙？

答曰：

曇無竭大智方便，令薩陀波崙大得福德而無所失，是謂上受。薩陀波崙至誠心施，斷諸貪著，不望還得，福德具足。曇無竭思惟薩陀波崙遠來而於五欲心不染著，舊人供養為善，是故還與。又聞諸女先以身上薩陀波崙，人非財物，欲遂其本意故。又是諸女世世為薩陀波崙弟子。如是等因緣故，還與薩陀波崙。

問曰：

諸大菩薩說法不應疲極，何以入宮？

答曰：

隨世人法故。又眾香城中眾生，不常求道，或時厭息，受五欲樂；諸天常受五欲故，妨廢求道。有菩薩所住國，常勤精進，不受五欲。是眾香城眾生本願雜受，曇無竭隨其志願，欲引導之，故生其國。是故以眾生聽法疲倦，起入宮中。又未得道者，法雖微妙，常聞故生疲厭心，是眾中有是人故。又曇無竭在是中受富樂，人法故，日沒應息。

是時，薩陀波崙作是念：「我為法來，不應坐臥。」

問曰：

為法故何以不應坐臥？

答曰：

無是定法。此人大欲、大精進、恭敬法故，自作是念：「我若坐臥，則是懶惰。我初求

法時，身尚不惜，何況疲倦！」是故不坐臥。大欲、大精進與坐臥相違故。又坐、臥則不勤力，行、立則勤力精進，是故常住二威儀以待師出。

問曰：

薩陀波崙先知師七歲不出不？

答曰：

初來不知故。

又復曇無竭亦常七歲不出，以因緣故，自誓七歲入定。薩陀波崙自誓：「師未出，終不坐臥。」

又大人，世間法尚不自違，何況為道法！

又以初求法時，尚不惜身，今立七歲，何足為難！

問曰：

人身軟弱，何能七歲不坐不臥？

答曰：

是時人壽命長，雖復七歲，如今七日。

又好世人身福德力大，雖立七歲，不以為難。如勤比丘，年六十始出家，而自結誓：「我脇不著席，要盡得聲聞所應得事，乃至得六神通阿羅漢。」作四阿含優婆提舍，於今大行於世。此人於惡世尚爾，何況薩陀波崙生於好世！

又身力雖弱，以心強故，能辦其事。

復次，一心求佛道者，十方諸佛所念；諸大菩薩及求佛道諸天益其氣力，圍遶守護，是

故雖住立七歲而不疲極。

問曰：

曇無竭入三昧，何以乃至七歲？

答曰：

先已答：好世人壽長，雖七歲不以為久。

又曇無竭宮殿、婇女、微妙五欲與天相似；薩陀波崙等新發意者，心未柔軟，疑曇無竭雖說空法、讚歎離欲，謂其心未能捨。是故七歲三昧，欲以除眾疑故，生貴敬心。聞曇無竭七歲三昧，心、口相應能說、能行，則信受其語，易可得度。譬如癰瘡未熟，醫則不破，但以藥塗令熟，熟則易破。

復次，欲受心生實樂故，入無量三昧。復次，說法有二種：一者、口說法，二者、身現法。今欲以身現法故，入無量三昧，令眾生知攝心入慧，得如實智。菩薩三昧者，如菩薩義中說。行般若、方便力者，如〈方便品〉中說。

薩陀波崙於七歲中，三惡覺觀不生，不味於味。是人雖未破煩惱，而集諸善法故，制諸煩惱，不令得生；但一心念：「曇無竭何時當出？我當從聞般若。」

過七歲已，作是念：「我當為曇無竭敷坐處，掃灑莊嚴。」

問曰：

薩陀波崙云何得知過七歲已，曇無竭當出？

答曰：

有人言：先曾七歲展轉聞知。

有人言：曇無竭初入三昧時，自說七歲為限。如釋迦文尼佛告阿難：「我欲一月、二月

入禪定。」阿難以告四眾。

薩陀波崙深愛佛法、敬重曇無竭故，供養莊嚴說法處。出家菩薩但莊嚴其心，詣師受法；在家菩薩則莊嚴說法處，華香供養。

復次，薩陀波崙作是莊嚴，欲令曇無竭知其愛法、欲法相，深心信樂，故現是事；是故生心，共五百女等，展力掃灑，自以其金、銀、珍寶敷座。

薩陀波崙等雖自有妙好茵褥，為愛法情至故，以身所著上衣敷座。

求水灑地，魔隱蔽故，求不能得。此中自說因緣：「魔作是念：『若薩陀波崙求水不得，其心則劣，志願不滿故。又令自鄙其身，我薄福德故，為供養法，求水不得，以自輕憂愁覆心故。』」

福德不增、智慧不照不明者，諸憂愁煩惱覆心故，諸福德、智慧不能照明；譬如日障蔽故，其照不明。

魔知其心大，不可沮壞，但小沮壞，令其稽留。

爾時，薩陀波崙自刺其身，出血灑地，欲以淹塵。人血肉雖臭，以其至心求水不得，意不分別香臭好惡，為欲淹塵，不惜身命。又薩陀波崙深心愛著般若波羅蜜故，無所愛惜。

有人言：「多有諸天龍、鬼神等常隨逐薩陀波崙，佐助守護，是故所出之血變為香水。如羼提仙人被割截時，血化為乳。」

又以無量福德成就故，隨願即成。

問曰：

若福德成就，隨願即得，魔不應隱蔽其水？

答曰：

是菩薩新發意能成小願，未能却魔。

此中薩陀波崙自說出血因緣：「我從無始生死已來數數喪身，未曾為法。」

問曰：

若薩陀波崙愛法，刺身出血，若其身死，誰復聽法？

答曰：

是事如破骨出髓中答。又此中諸天、大菩薩守護故，令其不死。又復惡魔知其心不可沮壞，水則還出。薩陀波崙等皆無異心者，如人初習慈心，欲為眾生及為般若波羅蜜故，不惜身命；既得利刀割身，以痛自逼故，心生悔恨，是名異。

是菩薩信力大故，欲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果報故，不計是苦。又以深悲心愛念眾生，雖受種種苦惱，不以為難；譬如慈母愛子，雖為子長受勤苦不淨，不以為惡。又復見諸法實相畢竟空故，知是身但是虛誑和合；破是虛誑故，割截身時，不妨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魔不得其便者，如人有瘡則受毒；菩薩若有貪欲、憂愁瘡者，魔得其便。以出血灑地，心不憂愁故，魔不得便。如薩陀波崙心，五百女人心亦如是，敬重薩陀波崙故；見其刺身，應有憂愁，以其願得滿故，不以為愁。爾時，釋提桓因見是事已，歎未曾有者，是人未得無生忍，諸煩惱未斷，為供養法故，不惜身命，如諸離欲人無異；割截其身，如斷草木。初心既爾，後心轉增。

復次，未曾有者，此中釋提桓因自說因緣：「薩陀波崙愛法乃爾，以刀自刺等。」

釋提桓因作是心歡喜已，讚言：「善哉！」讚其愛法、樂法，勤心精進。以過去佛為喻：「非但汝今辛苦，過去諸佛求般若亦爾。」

薩陀波崙聞釋提桓因安慰其心已，如火得酥，轉更熾盛，作是念：「我既敷座灑地，當於何處得好名華莊嚴法處？」

問曰：

不見水時，何以不作是念：「當於何處得水灑地？」

答曰：

薩陀波崙以先有水處，即時皆無，知魔所作；是故自於四大分中刺水分灑地。身中水種雖多，血是命之所在，是故刺以灑地。

華不自有，曇無竭出時欲至，不容遠求；又所須復多，當以遍覆其地，是故生念欲得。

帝釋知其念，即以天華中妙者，名曼陀羅，三千石與之，足以周事。帝釋所以不以人華與者，欲令發希有心故。

薩陀波崙受華已，分作二分：好者留以說法時散，餘者覆地。其國俗法以華覆地，令行其上，以為供養。

爾時，曇無竭如其先要，滿七歲已，從三昧起，與無量百千眾恭敬圍繞，直趣法座，為說般若故。

問曰：

若諸菩薩入微妙三昧中，誰能令起？

答曰：

行者初入時，自作限齊，然後入定；時至，其心自在從三昧起，悲心故而生覺觀。如一比丘，入滅受定三昧時，自期聞犍搥時當起。既入已，時僧坊失火，諸比丘惶懅，不打犍搥而去。爾時，過十二歲已，檀越更和合眾僧欲起僧坊，方打犍搥；聞犍搥聲起，即身散而死。後諸得道者，說其如此。

復次，有人言：法性生身大菩薩，如諸佛常入三昧，無散亂麁心；以神通力故，能說法、飛行度脫眾生。世俗法故，有出入三昧相。是故雖入微妙三昧而能還出，以大悲心牽故；譬如呪術出龍。大眾圍繞者，是內眷屬；恭敬散華、燒香，隨從而出，為說般若波羅蜜故。說般若波羅蜜者，因世諦名字語言，欲示眾生第一義不動相故。薩陀波崙見曇無竭，

即得清淨歡喜，樂遍其身，如比丘入於三禪。所以者何？多欲眾生，雖非淨妙，得猶喜樂，何況得見真功德莊嚴身者！

薩陀波崙從空中佛聞曇無竭，即生大欲，得諸三昧，見十方諸佛，復聞十方諸佛說先世因緣：「唯有曇無竭能度汝耳。」聞是已，增益其心，渴仰欲見，是故中道欲賣身供養。今於眾香城七歲不坐不臥欲見曇無竭。如是渴仰，欲樂來久；如人熱渴所逼，得濁煖潦水，猶尚歡喜，何況得清冷美水！既以渴仰情久，又曇無竭功德大，是故悅樂。

問曰：

樂有四種，何以但說第三禪樂，而不說上地定樂及解脫樂？

答曰：

以欲界眾生，於三受中多貪樂受。聞涅槃樂無所有，則心不樂喜；以上四禪中斷苦樂故，心亦不樂；第三禪中樂，樂之極。

復有人言：薩陀波崙新發意未入細深妙定故，見曇無竭發大歡喜，似如三禪樂。薩陀波崙自覺我大歡喜故，即時捨喜，得清淨法性，遍身安樂，是故以三禪樂為喻。

大智度論卷第九十九